



宋宰輔編年錄

卷之七

神宗上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七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神宗治平四年

丁未

正月丙寅吳奎樞密副使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丙寅奎以父喪服闋復以

禮部侍郎除

三月壬申歐陽脩罷叅知政事

自尚書右丞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

脩自仁宗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六年閏

八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在政府凡八

年彭思未等既以論脩貶而言者猶不已脩亦三上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可脩未嘗不力争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啟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故相王會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

上六表乞致仕不從脩纔年六十也長編初脩在兵府與會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官吏財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臺臣以脩主此議專以詆脩脩著濮議四卷脩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六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居穎一年而卒時五年八月也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以論政不合固求

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脩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脩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脩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脩自以爲失庶終不出脩自以爲得也由是益辭宣徽之命語頗侵安石其略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其

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脩表中戒小

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

有在矣

丁未錄

初脩在青州上復欲用脩執政問

王安石以脩何如邵亢安石曰脩非亢比也又

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爲勝抃他日又問何如呂

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問

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

曰陛下宜且召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

有補與否上乃遣內侍馮宗道賜以太原誥勅

諭令入覲於是安石知脩決不附已益毀之曰

臣固嘗論脩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為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紜耳他日上論文章以為華辭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辭誠無用如歐陽脩文章於今誠為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時脩方力辭新命上未許也遂聽辭宣徽太原改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荅而奏從其請

長編

李燾云脩晚節不污所以得為君子也脩熙寧元年八月自知亳州移知青州三年四月除宣徽南院使復為觀文殿學士知蔡州

癸酉吳奎參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

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

九月辛丑韓琦罷相

自守司空兼侍中魏國公除守司徒兼侍中檢校太師鎮安武

勝軍節度使判相州

制曰朕光宅萬邦肇膺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

之大方眷予宗臣特崇異數具官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

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兼數器之用體備四時之

和社稷足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

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情

懇之堅辭誠莫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蔽  
自朕心事非舊典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  
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  
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

琦自仁宗嘉祐三年六月拜相是年九月罷相  
仁宗五年相英宗四年先是琦於嘉祐治平年  
間已累章請罷上即位又請至三上表謝此有脫誤  
太陷人矣琦即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王陶  
又言琦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文德殿立班  
臣豈可更處風憲遂歸卧明日上諭翰林學士

司馬光曰已除卿御史中丞光曰王陶言宰相  
不押班宰相竟不押班而罷陶憲職此則言職  
不可復爲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是時韓  
琦猶在告叅政吳奎聞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  
對易乃上疏論陶陶復疏奎阿附宰相於是上  
批付中書除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而奎亦出  
知青州會會公亮言奎不可出仍使復位上既  
出王陶而韓琦會公亮乃請下禮官詳定押班  
典故司馬光以爲宰臣當押班不須詳定上遂  
令自今宰臣春分秋分後並以辰正爲垂拱殿

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一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求爲定制至是山陵復土韓琦使事已因稱疾乞上相印避賢者路上以詔書慰撫不許琦又自疏有四當去復不許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授琦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是時河北數地震知梓州何郟因是上書以爲陰盛臣疆譏切韓琦乞召還王陶以中上意上薄之後陶

入爲三司使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呂公著復

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自

以嘗預宮僚欲立至公輔及爲中丞挾私懷忿

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

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丁未錄

初陶劾奏韓

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爲喻

其略曰琦等義居重任新輔嗣君忽于官瞻視

之庭蔑如房闈雖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沮

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明憲用肅具僚琦公亮

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及王陶赴陳州上表謝

到任專詆毀執政其略曰預知孤忠必犯衆忌  
方權臣之乂盛復衆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  
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  
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一出則遷怒以責  
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  
爲大惡以專心附已者爲至忠又曰方幸幼君  
之足凌豈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  
要次輔效尤而愈悍上素喜陶文徃徃成誦執  
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力言之陶遂得免長編琦  
既得判相州入對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稱

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大勅繫銜曹佺上又詔  
賜宅一區擢琦子秘書丞忠彥爲秘閣校理端  
彥亦遷官英宗及上皆每以官呼琦其後上對  
忠彥語及琦亦止呼侍中云上嘗與司馬光論  
及諸大臣上曰韓琦敢當事賢于富弼但木疆  
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  
短也琦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  
軍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先是熙  
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於是琦判大名府會  
王安石作相行新法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且乞

盡罷諸路提舉官上親袖琦奏出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上既感悟欲罷其法安石怒甚取琦之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謂呂公著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公著責詞昭著其事因以搃琦琦遂辭河北安撫使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琦數日乃得去魏人德琦乃相與立祠塑琦像而事之同上至是琦薨前一日大星殞後園攬馬俱驚薨時年六十八熙寧八年六月戊午也贈

尚書令謚忠獻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配享英宗廟庭政和中追論琦定策之勲贈魏郡王長子忠彥徽宗時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四子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終瀛海軍承宣使

同日呂公弼樞密使

自樞密副使刑部侍郎除檢校太傅充

制曰本朝之制並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之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圖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布告大廷具官呂器蘊誠明機靈精遠瓌材任重中廣厦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

機之密洽聞議論之長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王體有束朕心宜陞帝傳之崇以正本兵之重爰田增賦真食衍封名噐益隆典章允穆於戲信而能用常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爲期盡臣隣之益祇若休命以贊大猷

同日吳奎罷叅知政事

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

奎自治平四年正月復爲樞密副使三月除叅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初中丞王陶劾宰臣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押班琦即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而王陶以言不行辭職遂歸

上乃除陶翰林學士而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是時韓琦猶在告曾公亮侍祠獨吳奎同叅政趙槩具定王陶爲密直羣牧使翌日進呈已得旨退續奉手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奎乃歸上䟽論陶上封奎䟽以示陶陶復䟽奎數千言言奎阿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王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上又面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以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

終之分方平既退上尋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司馬光亦上奏言奎名重不宜爲陶罷奏入上不悅及曾公亮祠事已入言於上亦以吳奎不可出上乃詔奎對延和殿慰勞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及韓琦山陵使事已因稱疾數求去更不入中書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韓琦判相州制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參知政事制時夜二府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中書其日司馬

光適對延和殿上問曰奎附宰相乎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乎光曰奎言王陶過實安得無罪但士論與奎不與陶上曰今出外議何如光曰不聞也但陛下以張方平代之恐不狀物論耳及奎卒後陶始入爲三司使

丁未錄

初王陶赴

陳州上表謝到任專詆毀執政其略曰夜取誥勅於上閣藏在私家朝請宣召於御前押歸政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真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告命少挾正以爲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

復位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力解之陶遂得免編熙寧元年八月奎卒贈兵部尚書謚文肅奎在臺諫多所議論敦獎廉善有所知未嘗不言言之不從不肯苟止死之日家無餘貲

同日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

方平自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端

明殿學士戶部尚書除抃自龍圖閣學士承旨

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方平少穎悟絕人宋綬蔡齊見之以爲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薦之中選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方平上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

見之謂宋綬曰君爲國得人矣初上議罷參知政事吳奎時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上謂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事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乞復奎位仍乞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良久訖從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劄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及韓琦求去甚堅上夜召方平議之因而命方平爲參知政事方平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初方平代

吳奎爲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因進言方平姦邪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則方平兩登制入二府久矣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何也既退復上奏言方平奏入於是光有復歸翰林之命未幾方平以父喪免後方平服將闋當還故官而中丞呂公著復論方平貪邪而王安石亦憎方平遂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初上議還光翰林而御史中丞闕曾公亮請用安石方平論安石不可用乃用滕甫代光爲中丞安石用是憎方平也

丁未錄

十月己酉參知政

事張方平以父憂免熙寧元年正月詔方平起復上表乞終喪從之仍給半俸方平又辭給俸亦從之中書方平闕更不補以抑方平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後徙南京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爲御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乙宮使宣徽南院使知應天府方平在 雖不任職

明數請便郡欲歸老乃有是命初上謂方平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除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顧命卒無以副

朕意乎因泫然泣下上嘗對章惇稱張方平之美惇退以告呂惠卿上由是惡惇而王安石尤忌方平上欲用方平爲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入必於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後方平請老除東太乙宮使元豐二年七月除太子少師宣徽南院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使獨命領使如舊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嘗知貢舉有薦王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

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檄以出自是

與之絕其守蜀日蘇洵携其二

京師方

平一見待以國士蘇氏父子

云玉備

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

與也然方

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

姦

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

者矣趙抃嘗有密奏上

賒能時

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

此藥

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憚煩

面議政

事有一盡者輒密啟

長編

同日陳升之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為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知越州

升之自治平二年五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九月

罷再入樞府凡二年上始擢任楊定升之屢諫

不宜生邊事自是忤旨以母老請便郡有是命

同日韓絳邵亢並樞密副使絳自三司使吏部侍郎除亢自樞密直學士兵

部員外郎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絳字子華億第二子也亢字興宗潤州丹楊人

絳舉進士甲科亢舉茂材異等先是韓琦言絳

忠直有公輔之器既擢任或毀絳上曰韓琦引

去惟薦此人安可違也熙寧二年十一月陳升

之既拜相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王安石深

交韓絳兄弟絳嘗薦安石為翰林學士絳間與

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

陳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

之三年二月安石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諭

韓絳令趣安石嘗與絳奏事絳

不宜如此如此無一人同

癸卯郭逵罷同簽書樞密院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

逵自治平三年四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九月罷在樞府幾二年逵未簽書

出為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

州嘗有軍

功而驟躋政地言者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遷

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

還赴闕陶

力

上以劄諭陶等曰先朝

雖士論

然在

位已踰數月後因西賊寇邊

遣宣撫逮至

中處事平允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

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負暗於知人之責

耳其後御史張紀唐淑問言達自進用以來人

言至今不息况聞王陶親奉德音中外側耳以

俟聖斷若用范仲淹兩府出使例落簽書且在

陝西任使於達亦未為損趙抃為諫官又言達

簽書誠不允公議到闕未旬星變地震深秋雷

電白晝氛霾不可不罷而達亦屢乞補郡故有

是命

長編拜罷錄參脩

達至鄆州纔七月徒帥延州達

攻交趾以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京安置

後復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贈雄武

軍節度使

熙寧元年

戊申

正月丙申趙槩罷參知政事

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

槩自仁宗嘉祐五年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

除叅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凡九年槩數以老求去位明年四月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故事再請則許槩三請乃元豐五年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康靖槩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歐陽脩坐累對獄槩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仁宗大感悟以故得全人以槩爲長者槩既老脩亦退居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

事畧

同日唐介叅知政事

自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除

介字子方荆南人先是外人多傳三司使唐介叅預寶文閣直學士邵必主計諫官楊繪具以白上既而介果除叅知政事必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司馬光登對上問光唐介叅預何如光曰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編執政坐待漏舍故事惟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者介謂宰相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後遂以爲常同始王安石之論奏謀殺爲從者自首奏裁叅政唐介力爭以爲不可唐介之與

安石爭論於上前也介曰此法天下俱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懼朋黨爾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懣疽發背而死安石又方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天下之人俱目爲生事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出尋俱引去趙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丁未

介簡伉以敢言

見憚神宗以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熙寧二年四月丁未卒介疾亟上親臨問爲之出涕於其卒也親往奠贈禮部尚書謚質肅

七月己卯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自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新知大名府除

初升之自樞密院出知越州呂公著因對言升之練邊事有才能陛下何不置陳許近郡可備緩急謀帥上然之遂自越州遷許州尋又改大名府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右正言孫覺相繼

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邵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上以覺為希旨取恩責為太子中長編舊制樞密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院若置使則同知院復改為副使於是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十二月辛酉邵亢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

亢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二月

罷在樞府凡三年亢資長者然在樞府不能有建明諫官孫覺嘗劾亢引疾辭位上容之於是諫官吳充又劾亢云滑稽無丞弼之才沉非廊廟之器亢亦固請遂罷政出守四年九月亢遷禮部侍郎上幸東宮念藩邸舊僚特忘也七年十二月亳州言邵亢卒上遣使致祭于詔曰亢藩邸之舊可優贈以官并賜謚乃贈吏部尚書官其親屬五人所推恩各陞二等即其鄉造宅五十間賜之太常謚曰安簡

熙寧二年己酉

二月己亥富弼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鄭國公除依前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制曰秉籙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羣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具官富弼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由賢科之得雋推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一德之美在英考時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庶績咸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之休宜神明自復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台仍揆之舊兼東

臺之茂秩爰田衍賦盟府易勳茲實異恩庸昭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風而待命凡予欲治維爾責成

先是治平中弼已病足以使相判河陽上即位歲餘請移汝海以避濕鹵許之俄召入覲且詔肩輿至殿門賜坐從容博訪當世之務弼以誠對上甚鄉納之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又問爲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上

留弼爲集禧觀使弼力辭赴郡至是復以觀使  
召既對上宣諭曰君臣須上下相照盡忠盡節  
不得有隱弼因言陛下好用人伺察中外之事  
人君御下猶當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又言  
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  
準此乃致亂之道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  
必有人獻說于陛下願深賜省察無致後悔上  
改容聽納又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  
金石之言朕不忘也遂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  
館大學士加賜第一區弼固辭上不許至章十

一上始貼麻命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鄭國公

丁未

弼再入相既至

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

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

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

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諫即

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

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上以久旱弼又上疏願

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

理 句非意在愛君忠在王室何以臻此

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致也事畧

兩府同奏事已弼言大臣湏和乃能成務若人

懷私意各執己見互相疑間則事無由濟弼又

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害事壞風俗為甚

湏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

分邪正邪正分用天下自治四月甲辰上令中

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

道也初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

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

以濟所願知諫院陳公輔對曰所為是耶天下

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意蓋

謂安石也

庚子王安石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除

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 琦為相請立英宗

為皇嗣 石紉察在京刑獄爭刑名

憂 服除英宗異召

時 猶在相位又不起於

頗為不恭宰臣曾公亮 令德

宜膺大用真輔相之才

臣嘗與

安石同領羣牧備

所為迂闊萬

一用之必紊亂

安石再詔召知江

寧府其

林學士安石聞琦既

罷相

欲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曾公

亮因之

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

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詣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因擾諸公當自知之耳

韓琦罷相出守相州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

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上嘗與司馬

光論諸大臣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

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執拗此其實也是

歲二月安石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知制誥

李大臨草制有曰與其明察為公莫若嚴重而

有制與其將順為美莫若規正而有守循紀綱

本教化寧之久其在茲乎無甚褒異優借

之辭安石乃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

此非卿不可爲朕推行朕湏以政事煩卿安石  
對曰臣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  
一切頽壞庸人則安於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  
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恐未及功效而爲異論所  
勝爾上曰朕知卿久非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  
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對曰經術者  
所以經世務也非知經術無可以經世務者上  
曰宜有以助朕至是遂除叅知政事安石入謝  
上復問今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

上納其言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

騷然不安咸指安石矣初治平中邵雍與客偕

行聞杜鵑而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不二三

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

此多事矣丁未錄安石有口辯上常悅所言皆聽

以此日益多所變更遂薦薛向爲江淮等路發

運使先是向爲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向

既兼領乃請以置制解鹽買馬自向壞法置馬

邊用漸虛安石又論修均輸之政因言向可使

遂以向爲發運使請委向行其法於六路范純

仁奏論之且言薛向小人不可安石愈益 向尋

召為三司使頒農田水利遣劉彝等八人使行

天下相度農田水利諸 提 農田水利

官於是其後言水利者 自後朝廷更遣使

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 常平廣惠倉

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各其實 之 青苗

農田水利之法下使者旁午於道人情

鎮等極論之三年五月又置宮觀 以 者

於是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集賢殿脩撰

以病故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文彥博論置宮觀差

遣非是曰如何郊兩制乃令提舉玉局安石以

為知病不能治事郊遂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

初安石以學行負時望上方勵精求治引叅大

政御史中丞呂誨將論之司馬光雅善誨相遇

殿庭光問誨曰今日所論何事誨舉手曰袖中

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

命下之日衆皆喜予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

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

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

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

則天下必受其弊矣光又謂誨曰今日之論似傷匆遽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及願可緩耶疏論安石十事且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是安石不 事上奏求去位上詔諭還日以經綸天下爲己任

目頒於四方州縣

黜隨之所用俱儉薄少年天下騷然 誨爲 過者始愧仰嘆服以誨爲不可及

誨之先見亦自以爲不及也上謂安石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以詳 希會

朕意此必是中書人與 說朕 相知如

高宗傳說亦豈湏他人爲助 遂出知

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安石求去位神宗爲出誨御史劉琦錢顛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

常李覺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  
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事畧安石既用事日  
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  
侍從力爭不能得於是富弼罷相判亳州曾公  
亮罷相爲集禧觀使司馬光極辭樞密副使不  
拜知永興軍呂公著罷御史中丞知潁州程顥  
罷監察御史爲澶州簽判韓維罷開封府知河  
陽初安石與韓呂二家兄弟韓絳韓維與呂公  
著友三人皆游揚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  
德之士  
皆厚善富弼曾公亮咸喜之

至揚之人俱退斥不用丁未上

之人議論不可聽如王安石當

流俗毀謗亦何由能安職相與叶

心施爲公亮曰王安石聖知如

此雖殺身報陛下自其相與各欲致

其義而已上曰伊天重自以

爲天民之先覺其志蓋如此故與安石

善安石得政多所更張人心不寧范純仁召自

陝西即言於上曰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

謂也純仁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

怒者即不見之怨也及居諫職數言事大抵皆  
忤安石意劉琦等罷御史純仁又力爭請速解  
安石機務以慰天下之望并言曾公亮趙抃等  
不能救正詞氣甚厲遂罷同知諫院爲起居舍  
人同修起居注純仁固辭遂錄所上章申中書  
其略曰王叅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  
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  
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弃公論爲流俗之語加  
以會相公一切依隨 叅 能 見之怒

以白上純仁遂出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  
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  
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令  
不足守作 指此三事此是何理

下氣事唯恐傷民此即

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

世守之則

祖宗何故屢 變

閣學士司馬光

所草也初眉山蘇洵來遊京師歐陽脩一見之  
大稱嘆由是名動天下時王安石名亦盛脩亦

善之脩勸洵與安石遊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  
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  
辯姦論以刺之此論既出安石始銜洵安石既  
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洵子直使館  
蘇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  
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  
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劉  
敞劉恕皆與安石有舊安石既得政恨敞恕不肯同  
已乃交惡安石嘗欲引恕爲條例司屬官恕固  
辭因言天子方屬公政事不應以利爲先呂誨  
罷中丞恕見安石條陳所更法令

者

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遂與之 廣坐恕對  
安石之黨公言安石過失無所避聞者或掩耳  
攷尋通判蔡州恕監南康軍酒皆不得留京師  
初李定從學於王安石故安石使右正言孫覺  
薦之定至京師因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  
苗爲何如定曰民俱便之無不喜色者常謂曰  
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勿爲此言也定即詣安  
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  
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謂曰君今被旨上殿當  
具爲上道之因密薦召對稱旨遂除太子中允

權監察御史裏行丁未又有寧州倅鄧綰者上

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百姓

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

然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百世之良法

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

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

趣之既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

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

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累除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編長編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

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

石未得腹心所託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

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

經筵遂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以資序淺後

改集賢校理遷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安石即

行之或謂布當白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

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同初

常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安石更定法令

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令獨以為是

被召遂起對垂拱殿臣才不適用願得

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然後有去就可爾遂除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李常與呂惠卿同檢詳三司條例常本安石所引用者後除諫官言常平取息非便呂惠卿謂常曰君何得負介甫上嘗謂司馬光曰李常非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爲朝廷不可一日無也以臣異議青苗之故寧可逐臣不可罷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光曰若爾誠罪人也安石之求分司也常雖言安石不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息二

分且乞罷之安石既出面責常曰君本出條例司未嘗預青苗議今又見攻何以異於蔣之奇也初淮南轉運判官蔣之奇嘗與安石書言百姓列狀乞蚤行助役新法曰上推不費之惠下受罔極之恩安石具以白上曰百姓如此或稱人情不安者妄也之奇遂除副使後之奇乃反攻安石初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上命樞密院陳升之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及升之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條例難以簽書欲與安石白上併歸中書而安石以爲恐不須併之爲併之

無御史中丞呂公著奏言罷條例司書爲  
是已而亦無條例司之不當特安石文  
彥博曰俟羣言稍息歸中書於是

條例司言常新命呂惠卿同判司農

寺後五年冬詔中書有置局取文字煩擾官司  
無補事實者悉罷之於是司農條例司始罷時  
熙寧三年五月也丁未錄先是安石既執政首取

三司條例司別一局聚文章之士數人與相  
謀議遂議行青苗之法併置諸路提舉官上從  
之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天下使者冠蓋相望遇

事風生於是范鎮呂公著李常等俱奏以爲青  
苗法當罷所遣使者當追還而安石傳經義出  
已意辨論輒數百言牢不可解宰相曾公亮陳  
升之皆爭以爲不便廷論方洶洶而判大名府  
韓琦亦自外數條青苗害天下之狀來上於是  
上感悟始欲罷之安石惶遽自失家居累表乞  
分司呂惠卿懼失勢亟上表請對既對自往傳  
宣起安石安石既起以琦疏送條例司疏駁  
之於是上欲稍脩改其以合衆論安石曰陛  
下方欲以道勝流俗無以方戰自却即坐爲

敵所勝矣以故范鎮呂公著

相繼罷逐而

翰林學士司馬光亦辭樞密使而安石意猶未

快又以判亳州富弼諫新法落使相判汝州又

之更有不奉劉天益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

固爭之曰不謂之行矣上曰聞民間亦頗

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無足顧也

上曰豈若併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

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遣使慰之乃出是歲熙

寧七年也自新法行常平錢散之略盡旱災日

廣流民無以周給之上大憂諭中書令常平錢

穀常留一半其見倚閣戶

給之安石雖甚

不樂然上意不可回矣

上同

先是青苗法行民病

之雖一時臺諫之臣并侍從臣爭言不可而安

石愈益主之力韓琦時鎮北京於是自外奏封

事言青苗實爲天下害奏至上始疑焉安石心

知上意疑乃移病固請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

草批荅乃以大義責安石有士夫沸騰黎民騷

動之語安石大憤立奏書訴於上於是上復爲

手詔諭安石又令呂惠卿諭旨遂謝復視事安

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

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出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安石遂取韓琦所奏下制置三司條例司疏駁之頒於天下疏駁既下韓琦不勝憤懣復上疏力言之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等咸言條例司疏駁韓琦非是上心知琦之精忠而又內重安石故青苗遂不罷當是時有唐垆者爲北京監當小有才辨韓琦甚愛之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大喜薦之召試賜出身驟用爲同知諫院時樞

密使文彥博亦數言青苗不便上曰吾令中使二人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對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闖乎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賜與所贈之物必倍舊例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用能固上之寵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間皆情願無抑配者故上行其法益堅長編二年十月龍圖閣學士陳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捐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情居處安習一旦輦從去國客食卒伍衆多非

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編三年十二月初行保甲之法用五百家爲一大保人極勞弊未幾慶卒因之爲亂其後上亦浸知保甲之策爲民患至有質衫襖而買弓箭者又有自殘而避團結者

上深念之以責執政久之河平安石因詫以爲功又自謂青苗之令已行獨保甲市免役者在得其人而行之乃復陳又年上詔中

書曰京城門外草市保甲

居民逐利求之

排之亦無所用可速罷既而以自冬及春旱曠

爲災欲悉保甲

以爲水旱常不足貽

聖憂上曰此豈事卒罷司農言今歲秋成請復編排保甲矣丁未王安石弟

安國自西京國子教授召對帝因問安國卿兄

秉政物論如何對曰所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

耳上默然安國嘗力諫安石天下洶洶不樂新

法俱歸咎兄恐爲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家廟

曰吾家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惑誤丞相更變

法令布答以朝廷變法子弟何與安國怒切責

之安國後遷崇文院校書以非毀其兄卒爲呂

惠卿所陷云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  
誦琢磨子雱從旁剽聞習熟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惠博  
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後雱舉進士授旌德尉  
不赴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  
所施行者尋召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  
弟安禮先掌河東機宜呂公弼薦於朝謂材堪  
大用代還召對稱旨遷著作佐郎崇文館校書  
後除尚書左丞元城先生語錄曰先生與僕論

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  
有說矣天下之治未嘗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  
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覺  
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  
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  
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  
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  
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  
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  
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宇少設施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  
 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  
 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  
 變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  
 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  
 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  
 之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有  
 不能回况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  
 下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  
 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

行疆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  
 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澆論者雖欲  
 誣之人主肯信乎此實行也 之前貫穿經

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 欲任意

行一事或可以生 禍 可以此動故曰

堅志因 之

初與主上若 覆詰難使

人主伏 成又大臣等敬仰

分非與熙寧初

金陵者何也僕以新對

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

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

祖宗所以不敢多爲法令者恐

民也僕曰所謂大害者何也先生曰正

開且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

新法恐州縣慢易因州縣慢易擢用新進少年

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啟又教人主作威作福之

柄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

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爲賞罰人主之

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爲姦臣所竊則

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度官幾不復可  
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才於是品秩高下  
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  
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  
庶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  
接賓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關吏以榜揭  
於門日暇日不見客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  
話而廊下說話暇日不見客而非暇日見客以  
爲異云石  
林燕語

十月丙申富弼罷相除檢校太師依前行左僕射同  
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制曰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

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若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

朕無間然具官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

物之未形貴之起 朝盛德儀 辟嚮召從於  
列屏俾進翊於 司爲 尚新 未及經邦之務遽  
陳避位之辭詔雖 莫回章甫 而復至朕憮然  
自念嗟莫能勝既閔勞於 機其聽 於私佚建武  
寧之節以殿東 守景毫之符以長南 仍蒞鴻鈞  
之位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專老氏榮名之  
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  
保於爾福

弼以熙寧二年二月再入相至十月罷爲相凡  
九月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是時富弼在  
告曾公亮出使獨王安石參政事心惡錢公輔  
等遽除出之公輔遂自知制誥知鎮江府鄭獬  
亦自翰林學士知杭州弼由此不平多稱疾卧  
家及御史劉琦錢顛等奏劾安石及其他大臣  
並落御史被貶范純仁亦露章顯奏琦顛指安  
石及在位大臣又盡錄前奏申中書於是執政  
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罷上以優詔答之富弼自  
是不復出視事 丁未 王安石既得志專權自恣  
盡取祖宗法度紛更之弼每爭不能得故常移  
病不入旬日一再見三日一復謁告如是者數矣又

之遂引疾辭位上省奏不悅以手詔責之弼既得詔皇恐復

奏於是召見垂拱殿賜弼坐

從容謂曰二府中謂卿實無病弼頓首謝曰實病既退遂稱篤固請不許奏五上又求對固請上不得已許之以弼欲西京養疾乃命判河南制下六日而乞改亳州於是令貼麻改正從弼請也弼之夕在告也知諫院范純仁嘗上章引義責弼一日上從容與輔臣論天下事上曰觀弼意亦欲有所爲但須人俱無言乃肯爲耳安石進曰如今要立事何能免人紛紜弼既力請去

上將許之問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司馬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爲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爲相一無施爲惟知求去他日王安石見上言事因力詆弼曰陛下以爲富弼何如人臣但見其能一切合流俗以爲聲名而已富弼若用其智畧無以過人所以有名譽爲世所

宗者能養流俗之交而已天下無事人主一切  
仰成故富弼得以此時收人譽若天下有事用  
如此智畧欲扶危救必誤天下事如

爾弼在亳州時方行青苗

息錢法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  
富民不欲請願不可復得故得之不

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行

自貴近者始章下本劾之連逮愈衆

於是弼上疏自言主獨坐臣又願賜

告歸洛養疾詔許之有司承望風旨獄又不決

會除劉摯爲監察御史裏行摯即上疏論亳州  
獄起不正疏奏上開 至是獄具通判

令佐各衝替而弼亦落使相判汝州時四年六

月也富弼之出也楊繪草詞云天付忠純安石

大恨之安石曰御史劉摯彈擊奉法之趙子幾

以爲譖刻今營職奉公即謂之譖刻欺罔萬端

即爲忠純何以正朝廷其後因繪爭後法上語

執政曰繪作弼制乃更譽弼殊不體朝廷意弼

辭汝州之命詔不許弼既不得請乃止乞更不

簽書新法不報弼於是言新法臣不曉不可以

復治郡請復還京洛養疾卒得以歸尋請老拜  
司空復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進封韓國公  
致仕後因故叅政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  
二年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弼乞立英宗爲儲嗣  
神宗嘉之以弼爲司徒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  
弼薨年八十弼雖致仕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  
知無不言弼已病猶上章言事大抵論君子小  
人爲治亂之本且言上左右多小人是日大星  
殞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至

夢司馬光范純仁哭之子紹廷紹

泣曰 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光純仁曰當  
不 世莫知其所言者贈太尉謚曰文忠元  
祐六年贈太師配享神宗廟庭篆其碑曰顯忠  
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  
至靖康而復 廟弼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  
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  
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  
之職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  
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  
老而彌篤云

同日曾公亮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昭文館大學士

國公

陳升之拜集賢相自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除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公亮昭文相制曰王者攬髦傑以盡天下之謀總神

機以濟天下之務故君臣同力相得益彰陰陽並和

以致大治適登碩輔庸告羣倫具官曾公亮德應中孚道

經皇極躬清慎之一守歷險夷之百為巫咸之又商

家雖載六臣之列留侯之安漢祚未膺上宰之榮朕

拂龜而見祥端宸而定志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袞

之元若股肱之輔予躬若垣墉之保予室顧於倚用

維以蒙成於戲覽前載之文考名臣之事蓋勦業之

佐其迹易而守成之相其功難宜勉輯於徽猷庶共

恢於遠御

升之集賢相制曰三則風雨不失其序聖如

二帝然股肱亦繫其人上之之明下謹國鈞之

寄方審求於賢輔參於政若時登庸蓋出定

命具官陳升之識幾聖蘊謀合皇猷學積原而心彌

智酬于變而力彌裕早膺仁祖之擢以遺文考之知

肆予冲人克即大任問甲兵則有鎮撫四夷之略問

衣食則有運理羣物之心朕稽百王之謨經一世之

績宜進躡於賢序以延登於宰知歷選之既難體  
委用之既重則義莫得以憂已道維專於澤民豈特  
無疆之休亦有無窮之問於戲論金穀之計宜歸內  
史之司作霖雨之滋是應高宗之命往熙帝載庸代  
天工

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爲之者  
學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升之躡遷尚書上  
既許富弼辭位問弼曰卿即去誰當代卿者弼  
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  
升之資歷高於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故安

石勸上先用之上曰文彥博朝廷之宗臣朕方  
倚以疆陞之事雖用陳升之爲宰相其令升之  
位彥博下以稱朕遇賢之意彥博言國朝樞密  
使無位於宰相之右者獨曹利用嘗位於王曾  
張知白上臣忝文臣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詔  
不許彥博再辭遂命升之班彥博上編上既相  
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徐對曰閩人狡險  
楚人輕易今二相俱閩人二叅政俱楚人必將  
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  
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

系五錄 卷之七 四三  
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  
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  
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  
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  
知節叅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  
之此明主用人之大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  
戒之矣丁未錄初陳升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  
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  
之與安石提舉安石欲如故升之曰臣待罪宰  
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上曰乃者陳

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書併歸中書如何安石  
曰升之恐以制辭云金穀之計宜歸內史之司  
故以任此職爲耻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  
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共事甚便上曰善十一  
月乃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升之  
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爲小官時與安石  
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  
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升之  
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  
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

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  
安石推升之使先爲相其制詞學士王珪所草  
也以登相位於條例司遂不復肯關預安石  
事蓋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已  
任也安石善二人於是乎始判編三年三月  
壬辰朔密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安石  
爭青苗錢不也甲午升之與安石議論不  
合以毋老乞上固望之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  
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卧家逾百日求解  
政事不許九月辛卯復求入見有旨再拜而已

令扶至殿門

熙寧三年庚戌

二月壬申司馬光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

撰除辭不拜

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舉進士甲科王安石既  
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  
年光時爲翰林學士力爭之因屢請去上曰君  
子小人盡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  
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卿名爲夷狄所知  
柰何出外光固求補外不許頃之上用安石爲

叅知政事用光爲樞密副使光以言不從辭不  
拜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  
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  
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言  
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遂復  
上疏極諫疏奏上優容之光愈益請乃收還告  
勅詔依所乞先是上欲置光西府安石曰今陛  
下置光於人上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  
夕所切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

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  
欲罷之曾公亮以爲不可上曰青苗事何與於  
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時韓琦上  
疏論青苗之害神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  
求去不許既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  
命卒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  
之改也安石卒不聽光由是與安石怨矣神宗  
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  
三年七月樞密使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  
之者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

欲用馮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議論尚紛紛用光即異議有宗主事無可爲者絳徐以安石所言爲然公亮言不當以此廢光固請用之上弗許乃獨用馮京爲樞密副使明日又謂執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爲當安石曰北京差疆然流俗必以爲宗主愈不可勝公亮又論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嘗見從若用光光復如前日不就職欲陛下行其言朝廷何以處之上遂不用光光在求興奏乞倚閣災傷地分所欠青

苗錢奏入不報光之官踰月乃上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之言

是信

云

疏奏上猶有意用光四年詔光移知

許州令過闕上殿上曰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訖辭許州固請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脩資治通鑑久之乃從其請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四年五月呂誨病亟光徃省之問有以見屬乎誨張目疆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七年三月乙丑以久旱詔求直

言初光自許州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即絕口不論事至是讀詔泣下光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且言執政之臣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閏四月光復上疏論當今之弊言臣衰疾浸增是以冒萬死一生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吳充充代安石爲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等又薦孫覺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

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其後執政缺上有無人才之嘆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逼之使去亦不去矣上之眷禮於光不衰如此元豐三年三月光奏提舉嵩山崇福宮已經兩任難更除授止乞專修資治通鑑詔特許再任資治通鑑成除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諭五年將行官制

上謂輔臣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  
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  
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  
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  
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  
光及呂公著爲師保光與公著上雖議論終不  
合而極口稱其賢以長編與丁元城先生語錄未錄參修  
曰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弟而老先生號爲  
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啗之欲絕其辭然老先生  
是豈可以官職啗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

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遽造一件大事點污  
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  
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曰神宗曰置  
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崇福退  
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  
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  
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汗巖之重責黨  
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  
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  
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

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令天下無一全人萬  
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  
自壞也又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  
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  
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爲政與老  
先生議論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  
新法乃別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爲監司  
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  
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  
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  
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  
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言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  
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  
者呂惠卿吉甫也

四月己卯趙抃罷叅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罷爲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抃自治平四年九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四月罷  
在政府凡四年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  
因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  
之曰君失言矣如臯陶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  
耶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安石更張

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不  
拜一時正人相繼引去抃乃上言今不罷財利  
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  
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不許時安  
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抃獨欲俟安  
石叅改由是新法不罷抃大悔復上言極論因  
累章乞罷遂命出守杭州後自知青州除資政  
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前此無政府復知成都者  
抃請行上甚悅後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元豐  
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同日韓絳叅知政事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言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  
樞密副使兼叅知政事陛下始用王安石叅預  
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  
同行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爲丞  
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叅預政事  
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  
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罷絳叅知政事今後中書  
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  
以利進絳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

三月兼叅知政事執政凡四年夏人寇慶州九月除陝西路宣撫使十二月即軍中拜相

七月壬辰呂公弼罷樞密使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公弼自治平二年七月除樞密副使四年九月

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六年王安石

變法公弼屢勸上宜務安靜又與韓絳爭肉刑

議不協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附安石竊

公弼論奏草以示之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

公弼及胡宗愈攻絳上疑公弼使之於是謂執

政曰公弼屢反覆今并州闕人宜即使公弼往

會公亮言公弼先朝兩府欲以轉兩官上曰陳

升之出乃不曾轉官然卒從公亮言

執政罷改樞密使除宣徽使轉一兩官判藩府其次除觀文殿學士皆宣麻庶寧間呂惠穆公

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只送舍人院命詞先公時掌外制繳詞頭舉典故論之安石

勸上內批今後樞密使罷更不宣麻此禮數遂廢蔡元道官制舊典

五年正月上議除公弼代郭達遂以知鄭州呂

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達判渭州始用

王安石之言也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

路師倉卒綏御有方故使代達恐王韶生事則

委之鎮撫公弼聞命即戒行上喜復召對面加

慰勞而遣之六年三月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  
西太乙宮使呂公弼卒贈太尉謚惠穆

同日馮京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授戶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遷右諫議

大夫除

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  
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上嘗謂王安石曰  
京似乎穩安石曰京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  
不能自守蓋京嘗為御史中丞上疏論時政因  
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上曰京  
作中丞恐失職今作樞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

可也於是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者會  
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京  
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沮之乃  
獨用京

九月庚子會公亮罷相除守司空樞密使太師兼侍中

制曰朕緬尋前載之文樂見名臣之節蓋位至者予

國心有加於澤民功成者本天道惟在於抑已誕揚

贊冊以告治廷具官會公亮懷器通時潔身絕類蚤逢熙

於神運寢發蘊於賢謨膺二后之頤言奉冲人於大

統自初輔政十有五年而四夷守於封疆百姓遂其

衣食匪圖近歲繼託一誠深據禮經之陳欲還君務而去雖終食而屢歎卒高情之莫回况留侯未衰何遽遺於人事且周公雖老願猶在於京師其保宏父之居兼管納言之任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津閒館珍臺獨把浮丘之袂於戲以退爲進蹈天下難偃之風不德其功應君子有終之吉徃祇茂寵更穆英猷

公亮自仁宗嘉祐六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在相位凡十年神宗初即位公亮自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英國公除尚書左僕射依前兼集賢進封兗國公不

以監修國史及昭文館大學士授公亮爲韓琦故也至熙寧元年正月以旱甚公亮援宰相以災異罷免故事乞罷政手詔答以書雖百上朕亦不聽也二年二月富弼始爲首相十月弼罷公亮乃遷首相初濮議之起御史呂誨率臺屬劾奏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宰相韓琦會公亮附會依違不報及新法之行劉琦錢顛等奏劾王安石併及其它大臣其奏曰曾公亮位居丞弼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敗壞中書故事曾公亮之

罪也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疏奏琦等遂  
罷御史知諫院范純仁亦露奏乞解王安石機  
務并言曾公亮趙抃等不能救且曰曾公亮年  
高不退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不能力救亦  
不報時有止言李常言青苗不便上閱常奏頤曾  
公亮陳升之曰常平事經中書行遣令人言紛  
紛如此乃因執政論議不一故也公亮曰陳升  
之乃元勑法之人李常亦同論議今尚俱以爲  
言則其不便可知公亮因請罷提舉官收執法  
付提刑司行之若併新法悉廢之尤善於是上

問李常疏如何措置安石令常分析公亮升之  
力爭安石亦力辨之公亮曰安石但欲已論勝  
耳上正色曰豈有此邪公亮曰此言若誣天實  
臨之上卒令常分析公亮升之與安石爭青苗  
久不勝皆稱疾在告三年二月先是詔諸路提  
刑體量覺察提舉常平官抑配人戶青苗錢并  
州縣抑遏不散及韓琦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在  
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  
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曾公  
亮等曰爲宰相當有執守何得妄降劄子令體

量抑配青苗又輒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  
抗五月戊戌上問王安石條例司可併入中書  
否安石曰待修中書條例有端及已置屬自可  
併爲一今尚合與韓絳請問奏事未可上曰  
豈防會公亮異議乎及問陳升之何如安石曰  
升之猶可共事公亮多用機巧又專欲守其故  
態自呂公著齟齬以來及得升之叶助益難與  
議事上曰公亮老亦且去矣初公亮久在政府  
王安石之入也公亮力薦引之故安石初參大  
政上召謂曰會公亮必更與卿協力及同執政

公亮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  
置條例司更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寬  
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任  
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  
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  
石厲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而  
公亮不預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  
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  
猶以公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年已七十  
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

友猶疾之其後安石益自用公亮數爭上前不能奪屢請致仕至是始得罷以集禧觀使五日一奉朝請大勅繫銜在曹佺上出入如二府儀仍詔公亮諸子依韓琦例推恩遂以比部員外郎孝寬爲祕閣校理孝宗孝純並遷官熙寧四年四月判永興軍慶卒已伏誅公亮一以鎮靜待之人情遂安飛語亦息上聞謂王安石曰大臣肯奉法如公亮極不可得也遂詔赴闕爲集禧觀使五年六月遷守太傅致仕特許告謝故事致仕官不入謝上以公亮三朝故老特加禮

仍給見在支賜未幾子孝寬簽書樞密院事迎公亮就養西府元豐元年閏正月太傅兼侍中致仕魯國公會公亮卒年八十上奠哭之輟視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庭謚宣靖及葬恩禮視韓琦篆其碑首曰兩朝願命定策亞勲之碑前一日車駕又臨之特恩非故事也上嘗論輔臣曰公亮謹重周密內外無間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公亮善薦士多得人然持祿固寵爲世所譏初詔遺表外增推恩二人子孝宗遷一官孝純賜同進士出身後

孝純辭出身乞將所得恩官其族人之未仕者許之紹聖元年七月曾布因言曾公亮先帝以爲亞勲而其家殊不爲朝廷所旌寵自孝寬卒今獨孝純一子二十四年不改官先帝嘗賜出身辭不受權太常丞爲執政所梗遂闔門不仕上矍然曰殊不知其有子

辛丑馮京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吳克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右司郎中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除

克字冲卿尚書左丞育之弟也上初欲用克爲叅知政事王安石曰克與臣有親嫌乃徙京而

克代之

十月戊寅陳升之罷相

以母憂罷

升之自熙寧二年十月拜相是月丁母憂爲相一年升之母卒上爲輟視朝明年詔起復升之請終喪許之元豐二年四月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秀國公陳升之致仕時直學士院安燾草辭有云尹躬一德共嘉同體之和說命三篇獨先注意之任卒有成績基於始謀御史舒亶指此六句以爲悖禮失實詔燾改之乃盡去六句止曰蚤從士論擢與冢司後二日升之卒贈

太保中書令輟視朝二日成服於苑中謚成肅

十二月丁卯韓絳王安石並拜相

絳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安石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絳昭文相制曰三王臣主俱賢不能止誥誓之事二

帝揆嶽在內其唯協天人之和蓋近迹狹而易循至化默而難運朕欲馳寥廓之見舍攣拘之文大超不世之君須謀非常之輔具官韓絳蹈先聖之學躬上賢之資思功名爲已圖慕忠義之前躅而復正色自峙綽有大臣之風臨機不回多適庶事之要文武兼備其噐股肱實繫其人朕登延闕材旣偕羣策之慮度軼

往制何愛隆名之私顧金節之未還將袞衣之已屬其位百寮之冠以司大政之元且唐相之願爲良臣終授君以顯號秦穆之尚詢賢老猶躋俗於豈伊英猷不至上治於戲形範正金錫美則爲國利器之疆陰陽和風雨時則爲天泰階之應往宣一德庸底不平

安石拜相制曰夫天地至神也非統氣運物則功不足見於時聖賢一道也非經世裕民則名不足見於後故士莫不待辰而欲奮志莫如得位而遂行矧夫居三公之官而有臨四海之勢豈不能宓利澤躬義

榮以事施於一時而譽動於後世者哉具官王良心  
不外德性攸尊至學窮於聖人貴名薄於天下不以  
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  
之初勞乎用賢之務昭發猷念與裁政機衆誓所傷  
會靡相身之憚孤忠自許唯知報國之圖朕取其知  
道者深倚以爲相者又益合至公之首肆敷大命之  
休若作室用汝爲垣墉若濟川用汝爲舟楫予有違  
而汝弼汝有爲而予從於時大亨蓋出絕會於戲自  
成湯至于帝乙靡不懷畏相之心若孟子學於仲尼  
其唯達事君之道尚祈交勅卒俾蒙成

安石自叅知政事爲史館相辭不許又辭又不  
許乃受四年二月丁巳朔頒學校貢舉新制先  
是安石奏請更學校貢舉之法詔兩制三館議  
之上得翰林學士司馬光與直史館蘇軾議雖  
釋其疑然至是卒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  
諸科更新制如安石請 其後又命呂惠卿修  
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安石子雱兼同修撰  
八年訓釋詩書周官成乃拜安石左僕射門下  
侍郎丁未時率錢助役官自崔人監察御史劉  
摯陳其十害安石使張琥爲十難以詰之琥辭

不爲曾布自請爲之有旨令摯分析摯復上疏  
歷數時政之失其疏曰安石自以太平爲已任  
得君專政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內無  
一民一物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  
始有聚歛之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  
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  
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  
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淤田也  
則費大而不力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疆  
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民力禁門之

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商估  
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  
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數十百事交舉並作  
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  
人挾勢附佐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  
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佞辨者取之爲  
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蠹民者謂之  
通變除用進退獨任一屬椽曾布祖宗累朝之  
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  
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

云

摯遂被貶上先是

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餘各一百五十二間東府命宰臣叅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居之九月府成上臨幸復賜宴于王安石位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編長國朝沿五代後唐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預焉一歸三司總塩鉄度支戶部位亞執政目爲計相凡國家工役之費其所用皆蠹耗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石爲相自著周禮義以符合新法故持冢宰掌

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遂以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官制舊典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在 使得知之章聖屢欲知其

數宰相李文靖沆終不肯令供恐其知數而廣用也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之微意矣安石乃置

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富盈至崇寧後蔡京勸上皇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各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噐備河患凡此之類皆不先關戶部但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戶部者非若三司府專案以關防也同五年五月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言久勞又病恐職事有隳致累陛下知人之明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宣所懷有不盡當爲朕盡言之朕何嘗違卿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

知極少卿於朕豈他人能間六月辛未王安石入見上怪安石求去曰朕於卿斷無疑心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卿安得不爲朕少屈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丙子王安石又辭位上引劉備託後主於諸葛亮事曰卿所存豈媿諸葛亮朕於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

同日王珪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以守

本官除

珪字禹玉開封人廷試第三除叅知政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入上御小殿得旨草制相

安石上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翌日命果下珪辭不許乃受珪在政府凡六年至九年十月拜相

熙寧四年 辛亥

三月丁未韓絳罷相

自陝西宣撫使罷相以本官吏部侍郎知鄧州

制曰丞輔之任非端良而莫居典刑之行雖貴近而無間我有明命颺於大廷具官韓絳歷事三朝浸更衆職比疇勁正之噐晉服弼諧之司屬者羗渠陸梁戎候騷動輟自貳公之列往定安邊之圖而聽用匪人違盭初詔統制亡狀綬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

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丁黃馳驅重被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朕以其推忠之勤誠為盡瘁執虜之績亦已居多方公論之騰喧覽奏封之引咎其伸憲法以解機衡仍舊秩於天官殿近藩於京輔於戲奉使失指雖生事之靡容原誠無他亦注懷之素厚往服成命無忘省循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與王安石同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四閱月先是熙寧二年以尚書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復圭專殺喜功輕敵致寇西人至傾國大入郭慶等俱死之於

是朝廷遣重臣爲宣撫使絳時爲叅知政事請  
行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  
可朝廷方賴安石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  
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乃拜韓絳爲昭文相初絳  
之行也文彥博恐絳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爲畫  
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  
事而西討方略一以付絳絳用种諤謀欲取橫  
山遂城囉兀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人  
不堪命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囉兀城慶  
州兵遂大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囉兀撫寧學  
士院元絳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爲非  
擅興命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  
方故貶拜罷錄八月除觀文殿學士五年四月改  
知許州絳十上章乞歸田里守墳壟王安石亦  
爲之言故有是命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七終



